

卷第二百五十七 嘲諷五

崔澹 皮日休 薛能 周顥 任轂 王徽 山東人 張登 朱澤 徐彥若 馮涓 張濬伶人 封舜卿 姚洎 李台瑕 織錦人 李主簿 陳癩子 患目鼻人 傴人 田媪

崔澹

唐崔澹，試以《至仁伐至不仁賦》。時黃巢方熾，因為無名子嘲曰：「主司何事厭吾皇，解把黃巢比武王。」（出《摭言》）

皮日休

唐皮日休嘗謁歸仁紹，數往而不得見。皮既心有所慊，而動形於言，因作詠龜詩：「硬骨殘形知幾秋，屍骸終不是風流。頑皮死後鑽須遍，都為平生不出頭。」時仁紹亦有諸子份、係，與日休同在場中，隨即聞之。因伺其復至，乃於刺字皮姓之中，題詩授之曰：「八月尖裁浪作球，火中爆了水中揉。一包閒氣如長在，惹踢招拳卒未休。」時人以為日休雖輕俳，而仁紹亦浮薄矣。（出《皮日休文集》）

薛能

唐趙璘儀質瑣陋，成名後為婿，薛能為儂相。乃為詩嘲謔，其略曰：「巡關每傍樗蒲局，望月還登乞巧樓。第一莫教嬌太過，緣人衣帶上人頭。」又曰：「不知元在鞍轡裡，將為空馱席帽歸。」又曰：「火炉床上平身立，便與夫人作鏡台。」（出《抒情詩》）

周顥

唐處士周顥洪儒奧學，偶不中第，旅浙西。與從事歡飲，而昧於令章，筵中皆戲之。有賓從贈詩曰：「龍津掉尾十年勞，聲價當時鬥月高。唯有紅妝回舞手，似持雙刃向猿猱。」周答曰：「十載文場敢憚勞，宋都回駟為風高。今朝甘被花枝笑，任道樽前愛縛猱。」（出《抒情詩》）

任轂

唐任轂有經學，居懷谷，望徵命而蒲輪不至，自入京中訪問知己。有朝士戲贈詩曰：「雲林應訝鶴書遲，自入京來探事宜。從此見山須合眼，被山相賺已多時。」後至補袞。（出《幽閒鼓吹》）

王徽

唐廣明歲，薛能失律於許昌，都將周岌代之。明年，宰相王徽過許，謂岌曰：「昔聞貴藩有部將周撞子，得非司空耶？何致此號？」岌愧郝良久，答曰：「岌出身走卒，實蘊壯心，每有微行，不避鋒刃，左衝右猝，屢立微功，所以軍中有此名號。」王笑，復謂岌曰：「當時撲落渦河裡，可是撞不著耶！」岌頃總許卒，徽徐方，為賊所敗，溺於渦水，或拯之僅免。故有是言。（出《三水小牘》）

山東人

山東人來京，主人每為煮菜，皆不為美（美原作羹，據明抄本改）。常憶榆葉，自煮之。主人即戲云：「聞山東人煮車轂汁下食，為有榆氣。」答曰：「聞京師人煮驢軸下食，虛實？」主人問云：「此有何意？」云：「為有苜蓿氣。」主人大慚。（出《啟顏錄》）

張登

唐南陽張登制舉登科。形貌枯瘦，氣高傲物。裴樞與為師友。樞為司勳員外，舉公群至投文，樞才詆訶瑕謫。登自知江陵鹽鐵院會計到城，直入司勳廳，冷笑曰：「裴三十六，大有可笑事。」樞因問登可笑之由，登曰：「笑公驢牙郎，搏馬價。」此成笑耳。（出《乾鑿子》）

朱澤

唐王軒少為詩，頗有才思。游西小江，泊舟苧蘿川，題西施石曰：「嶺上千峰秀，江邊細草春。今逢浣沙石，不見浣沙人。」俄見一女子，振璫瑤，扶石筍，低回而謝曰：「妾自吳宮還越國，素衣千載無人識。當時心比金石堅，今日與君堅不得。」既歡會，復有恨別之辭。後蕭山郭凝素，聞王軒之遇，每過浣沙溪，日夕長吟，屢題歌詩於石，寂爾無人，乃鬱悒而返。進士朱澤嘲之，聞之莫不嗤笑。凝素內恥，無復斯游。詩云：「三春桃李本無言，苦被殘陽鳥雀喧。借問東鄰效西子，何如郭素擬（素擬原作凝素，據明抄本改）。王軒。」（出《雲溪友議》）

徐彥若

唐乾寧中，荊南成汭曾為僧，盜據渚宮，尋即貢命。末年，每事聘辯。初以澧、朗在巡屬，為土豪雷滿所據，奏請割隸。宰相徐彥若在中書，不為處置，由是銜之。及彥若出鎮番禺，路由渚宮，汭雖加接延，而常怏怏。饌後，更席而坐，詭辯鋒起。徐曰：「令公位尊方面，自比桓、文。雷滿，偏州一火草賊爾，令公不能加兵，而怨朝廷乎？」成赧焉而屈。徐文雅高瞻，聽之矍矍，成雖甚敬憚，猶以嶺外黃茅瘴，患者發落，而戲曰：「黃茅瘴，望相公保重。」徐曰：「南海黃茅瘴，不死成和尚。」蓋譏成公曾為僧也，終席慚恥之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馮涓

馮涓，舊唐名士，雄才奧學。登進士第，履厲已高。唐帝幸梁、洋，涓扈蹕焉。至漢中，詔除眉州刺史。赴任，至蜀阻兵，王氏強縻於幕中。性耿概不屈，恃才傲物，甚不洽於偽蜀主。知王氏有異圖，輒不相許。或贈繒帛，必鎖櫃中，題雲「賊物」，蜀主雖知，憐其文藝，每強容之。時或不可，數揖出院。欲搃殺之，略無懼色。後朱梁遣使致書於蜀，命諸從事韋莊輩，具草呈之，皆不愜意。左右曰：「何妨命前察判為之？」蜀主又有慚色。梁使將覆命，不獲已，遂請復職。便亟修回復，涓一筆而成，大稱旨。於是卻復前歡。因召諸廳同宴，飲次，涓斂衽曰：「偶記一話，欲對大王說，可乎？」主許之。曰：「涓少年，多游謁諸侯，每行，即必廣齎書策，驢亦馱之，馬亦馱之。初戒途，驢咆哮跳躑，與馬爭路而先，莫之能制。行半日後，抵一坡，力疲足癢，遍體汗流，回顧馬曰：「馬兄馬兄，吾去不得也，可為弟搭取書，馬兄諾之，遂併在馬上。馬卻回顧謂驢曰：「驢弟，我為你有多久代爾，畢竟這在

老兄身上？」蜀主大笑。同幕皆遭凌虐。及偽蜀開國，終不肯居宰輔。（出《王氏見聞錄》）

張濬伶人

唐宰相張濬，常與朝士於萬壽寺閱牡丹而飲。俄有雨降，抵暮不息，群公飲酣未闌。左右伶人皆御前供奉第一部者，恃寵肆狂，無所畏懼。其間一輩曰張隱，忽躍出，揚聲引詞曰：「位乖變理致傷殘，四面牆匡不忍看。正是花時堪下淚，相公何必更追歡。」告訖遂去。闔席愕然，相眙失色，一時俱散。張但慚恨而已。（出《南楚新聞》）

封舜卿

朱梁封舜卿文詞特異，才地兼優，恃其聰俊。率多輕薄。梁祖使聘於蜀，時岐、梁皆暍，關路不通，遂溯漢江而上，路出全（明抄本全作金，下同。）州，土人全宗朝（明抄本朝作朗，下同。）為帥。封至州，宗朝致筵於公署。封素輕其山州，多有傲睨，全之人莫敢不奉之。及執罽索令，曰：「《麥秀兩歧》。」伶人愕然相顧：「未嘗聞之，且以他曲相同者代之。」封擺頭曰：「不可。」又（又原作文，據明抄本改）曰：「《麥秀兩歧》。」復無以措手。主人恥而復惡，杖其樂將。停盞移時，逡巡，盞在手，又曰：「《麥秀兩歧》。」既不獲之，呼伶人前曰：「汝雖是山民，亦合聞（聞原作門，據明抄本改）大朝音律乎！」全人大以為恥。次至漢中，伶人已知全州事，憂之。及飲會，又曰：「《麥秀兩歧》，亦如全之筵，三呼不能應。有樂將王新殿前曰：「略乞侍郎唱一遍。」封唱之未遍，已入樂工之指下矣。由是大喜，吹此曲，訖席不易之。其樂工白帥曰：「此是大梁新翻，西蜀亦未嘗有之，請寫譜一本。」急遞入蜀，具言經過二州事。洎封至蜀，置設。弄參（參原作三，據明抄本改）軍後，長吹《麥秀兩歧》於殿前，施芡麥之具，引數十輩貧兒，襤褸衣裳，攜男抱女，挈筐籠而拾麥，仍合聲唱，其詞淒楚，及其貧苦之意，不喜人聞。封顧之，面如土色，卒無一詞。慚恨而返，乃覆命。歷梁、漢、安、康等道，不敢更言「兩歧」字。蜀人嗤之。（出《王氏見聞》）

姚洎（洎原作涓，據明抄本改，下同）

唐裴廷裕字庸餘，乾寧中，在內庭，文書敏捷，號為「下水船」。梁太祖受禪，姚洎為學士，嘗從容。上問及廷裕行止，洎對曰：「頃歲左遷，今聞旅寄衡永。」上曰：「頗聞其人才思甚捷。」洎對曰：「向在翰林，號為下水船。」太祖應聲謂洎曰：「卿便是上水船也。」洎微笑，深有慚色。議者以洎為「急灘頭上水船」也。（出《摭言》）

李台瑕

偽蜀韓昭仕王氏為禮部尚書，麗文殿大學士。粗有文章，至於琴棋書算射法，悉皆涉獵，以此承恩於後主。朝士李台瑕曰：「韓八座之藝，如拆襪線，無一條長。」時人肆之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織錦人

唐盧氏子不中第，徒步及都城門東。其日風寒甚，且投逆旅。俄有一人續至，附火良久，忽吟詩曰：「學織繅綾功未多，亂投機杼錯拋梭。莫教宮錦行家見，把此文章笑殺他。」又云：「如今不重文章事，莫把文章誇向人。」盧愕然，憶是白居易詩，因問姓名。曰：「姓李，世織綾錦。離亂前，屬東都官錦坊織宮錦巧兒，以薄藝投本行。皆云：如今花樣，與前不同。不謂伎倆兒以文綵求售者，不重於世，且東歸去。」（出《盧氏雜說》）

李主簿

唐方千姿態山野，且又免缺，然性好凌侮人。有龍丘李主簿者，不知何許人也，偶於知聞處見千，而與之傳杯。龍丘目有翳，千改令以譏之曰：「千改令，諸（諸原作謂。據《摭言》十三改）人象令主（主原作雲，據《摭言》十三改）。措大吃酒點鹽（鹽原作監。據《摭言》十三改，）軍將吃酒點醬（醬原作將，據《摭言》十三改），只見門外著籬，未見眼中安障。」龍丘答曰：「措大吃酒點鹽，（鹽原作監，據《摭言》十三改）下人吃酒點鮓，（千嗜鮓）只見半臂著襪，未見口唇開跨。」一座大笑。（出《摭言》）

陳癩子

唐營丘有豪民姓陳，藏鏹鉅萬，染大風疾，眾目之為陳癩子。自奉之道，則不薄矣，然切諱癩字。家人妻孥，或誤言者，則必遭怒，或至笞捶。賓客或言所苦減退，則酒食延待，優豐甚至。言增添，則白眼相顧耳。有遊客，心利所霑，而不能禁其口，遂謁之。初謂曰：「足下之疾，近日尤減。」陳亦欣然，命酒饌延接，乃齋五緡。客將起，又問之曰：「某疾果退否？」客曰：「此亦添減病。」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客曰：「添者面上添肉渤漚子，減者減卻鼻孔。」長揖而去。數日不憚。又每年五月，值生辰，頗有破費。召僧道啟齋筵。伶倫百戲畢備。齋罷，伶倫贈錢數萬。時有顛者何岸，高不敏見，既去復入，謂曰：「蒙君厚惠，感荷奚言，然某偶憶短李相公詩，落句一聯，深葉主人盛德也。」陳曰：「試誦之。」時陳君處於中堂，坐碧紗幃中，左右侍立，執簪篋白帶者數輩。伶倫曰：「詩云：三十年來陳癩子，如今始得碧紗幃。」遭大詬而去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患目鼻人

一人患眼側睛及翳，一人患鼷鼻，俱以《千字文》作詩相詠。鼷鼻人先詠側眼人云：「眼能日月盈，為有陳根委。」患眼人續下句：「不別似蘭斯，都由雁門紫。」（出《啟顏錄》）

傴人

有人患腰曲傴僂，常低頭而行。傍人詠之曰：「柱杖欲似乃，播笏便似及；逆風蕩兩行，面乾頂額濕；著衣床上坐，肚緩脊皮急；城門爾許高，故自匍匐入。」（出《啟顏錄》）

田媪

唐京城中，有婦人姓田，年老，口無齒。與男娶同坊人張氏女。張因節日盛饌，召田母飲啖，及相送出，主人母云：「慚愧，無所啖嚼，遣親家母空口來，空口去。」如此者數矣，田終不悟。歸語夫曰：「張家母喚（喚原作去，據明抄本改）我，大有飲食，臨別即云：慚愧，親家母空口來，空口去。不知何也？」夫曰：「此是弄君無齒。張家母面上有瘡癩，眼下皮急，極沾視，若更有此語，可報云：只是眼下急。」田私記之。居數日，張復召田，臨起復云：「慚愧，空口來，空口去。」田母乃熟視主人母眼，良久忘卻「眼下急」。直云：「是眼皮沾視。」合家大笑。（出《啟顏錄》）